

第也今在此耶對曰在仙人曰吾未合與之相見且與一杯酒但向道早修行即得相見矣即命劉酌一杯酒送閣子中費冠卿窺見劉自呷酒了即於塔下取盆中水投之費疑而未飲仙人忽下塔與徒從乘雲而去劉拜辭嗚咽仙人戒曰爾見鄭某但令修行即得相見也既去即詣閣中見酒猶在驚曰此酒萬劫不可一遇何不飲也費力爭得一兩呷劉即與冠卿為修道之友卜居九華山以左拾遺徵竟不起鄭相國尋以去世劉費頗秘其事不知所降是何仙也

鄭南海紫邏任叟

鄭南海為牧梁宋其表弟進士劉生寓居汝州有紫邏山即神仙靈境也劉以寓居力困欲之梁宋求救因行諸藥肆中既坐有樵叟倚檐於壁亦坐焉主人連叱之曰此有官客何忽唐突劉歛衽而起謂主人曰某間人也樵叟所來必有所求或要藥物有急難所請不可今去懸揖叟令坐問其所要叟曰請一幅紙及筆硯耳劉即取肆中紙筆以授之叟

揮毫自若書畢以授於劉書曰承欲往梁宋梁宋災方重旦夕為人訟承欲訪鄭生鄭生將有厄即為千里容兼亦變衫色紫邏樵叟任某書呈劉覽驚異筆勢道逸超逾常倫看讀之際失叟所在月餘鄭為人所訟黜官千里之外皆如其言劉即於紫邏葺居物色求訪不復見叟世實其書兼冠犯闕方失其所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二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三上

案三

傳

任生

任生者隱居嵩山讀書志性專靜常夜聞異香忽於簾外有謂生曰某以冥數合與君偶故來耳生意其異物堅拒不納其女子開簾而八年可二十餘凝態艷質世莫之見有雙鬟青衣左右翼侍夜漸久顧謂侍者曰郎君書籍中取一幅紙兼筆硯來乃作贈詩一首曰我名籍上清謫居遊五嶽以君無俗累來勸神仙學又曰某後三日當來言畢而去書生覽詩見筆札秀麗尤疑其妖異三日果來生志彌堅女子曰妾非山精木魅名列上清數運冥合暫請人間自求匹偶以君閑澹願侍巾箱不止於延福消禍亦冀貴而且壽今反自執迷亦薄命所致又贈一篇曰葛洪亦有婦王母亦有夫神仙畫靈匹君子意何如書生不對面牆而已女子重贈一篇曰阮郎迷不悟何要申情素明日海山春綵舟却歸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百堅製  
道教學術資訊網

去嗟嘆良久出門東行數十步閃閃漸上空  
中去地百餘丈猶隱隱見於雲間以三篇示  
於人皆知其神仙矣痛生之不過也數月生  
得疾見二黃衣人手持牒來追曰子命已盡  
遂被引去行十餘里忽見幢節幡蓋迤邐不  
絕有女子乘翠輦侍衛數十人二黃衣與生  
開易隱於墻下女子望見既至問曰何人黃  
衣具言女子笑曰是嵩山讀書薄命漢謂黃  
衣把牒來曰公數盡矣今既相遇不能無情  
索筆判牒更與三年生再拜之二使者曰此  
三素元君仙官最貴既有命即須回使者送  
至舊居見身卧於床上使者從後推之乃蘇  
嗟恨累日後三年果卒

### 羅公遠

羅公遠八月十五日夜侍明皇於宮中說月  
公遠曰陛下莫要月宮中看否帝雅之乃以  
拄杖向空擲之化為大橋橋道如銀與明皇  
昇橋行若十數里精光奪目寒氣侵人遂至  
大城公遠曰此月宮也見仙女數百皆素練  
霓衣舞於廣庭上問其曲名曰霓裳羽衣也

乃密記其聲調旋為冷氣所逼遂復躡銀橋  
迴返顧銀橋隨步而滅明日召樂工依其調  
作霓裳羽衣曲遂行於世明皇欲傳隱形之  
術公遠秘而不說上怒乃選善射者十人伏  
於壁召公遠與語果失俱發公遠致覽上令  
瘞於宮內月餘中使自蜀迴奏事訖云臣至  
駱谷見羅公遠令附起居專於成都望車駕  
上大驚問其行李如何曰跣足攜鞋一隻乃  
令開棺視之唯見一草鞋在棺有箭孔十數  
安祿山犯關明皇幸蜀有稱維公遠來謁召  
之即不見思其意維公延蓋公遠字也上悔  
恨歎息累日

### 羅方遠

羅方遠江夏人也刺史春致設觀者如市有  
白衣人長丈餘質貌甚異門衛者皆怪俄有  
一小兒傍過叱曰汝何故離本所驚怖官司  
其人攝衣而走官吏執小兒至宴所具白刺  
史問甚姓對曰姓羅名方遠自幼好道適見  
守江龍入州看設其叱令迴刺史不信曰爾  
何誕妄若誠有龍即令我見本形方遠曰請

試之乃於江濱作小坑深濶一丈去岸八九  
尺引江水注之刺史與寮佐郡人皆往注視  
遂巡有白魚可長五六寸隨水入坑騰躍漸  
大有青煙如練起須臾黑氣滿空雷電絕赫  
風雨驟驟久之乃息見龍於江心身與雲氣  
相連素光滿水食頃方滅刺史具表以進方  
遠時明皇方留意神仙即日召見上與張果  
老葉法善弄棊次二人見之大笑曰村兒有  
何解乃各執棊子數枚謂方遠曰此有物曰  
空手及開手果無所有悉在方遠處上大驚  
異自後累試其術如神

### 李師稷

會昌元年李師稷中丞為浙東觀察使有商  
客遭風飄不知所止月餘至大山瑞雲覆繞  
奇花異樹盡非人間所親山側有人迎問安  
得至此客具以生力令移舟於岸既登岸乃  
云須謁天師遂升至一處若大宮觀既入見  
一道士眉鬚俱之侍衛十餘人坐大殿今上  
與語曰汝中國人也茲地有緣方得一到此  
即遂乘山也乃今左右引於宮內遊觀玉臺

翠樹光彩奪目院宇數十皆有號至一院為鎖嚴固窺之衆花滿亭堂有几樽焚香階下客問之此院誰何荅曰此是白樂天院樂天在中國未來耳乃潛記之遂辭歸數旬至越具白廉使李公盡錄以報白公公已脫煙埃投棄軒冕與居昧昧者固不聞也安知非謫仙哉

素微

素相名溢未達時居復郢間復州青溪山秀麗無比素公因晴登臨此山行數里逕漸幽小阻絕無蹤有人儒服市藥為業結廬山下素公與語甚相狎因留宿其舍素公曰此境山泉奇異當為靈仙之所都庸儒生曰有道士五六人蓋物外之士也數日一來莫知其所居處與之雖熟不肯細言素公曰某可來相謁否曰彼其惡人然頗好酒足下但求美醞一盃或得見也素公辭歸後得美酒挈而往歷數宿五人果來布裘紗帽藜杖草履相見遂通寒暄大笑乃相與臨清澗據石濯足戲調儒生為列席致酒五人顧酒甚歡曰

何處得此物來且各三五盞儒生曰非某所能致有客携來願謁仙兄乃引素公出歷拜五人相顧失色海飲其酒兼怒儒生曰公不合以外人相擾儒生曰此人誠志復是士流許之從容亦何傷也意遂漸解見素公謙恭特甚乃時與笑語目素生曰坐素生再拜就席少頃酒酣乃視素公相謂曰此人似西華坐禪僧良久云真是便屈指計之曰此僧去來四十七年矣問素公之歲適四十七撫掌曰須求官職福祿已至遂與素公握手言別過洞踰嶺捫蘿跳躍翩翩如飛倏忽不見素公後乃登第果拜相領西蜀節制

王水部

大曆中有水部王負外者篤好道術雖居朝列有布衣方藥之士日與遊從一日有道侶數人在廳王君方與談諧會除廁裴老攜纖路側密近聽所王君妻今左右止之因附耳於壁聽道侶言竊笑不已王君僕使皆怪之少頃裴老備事畢王君將如廁遇於戶外裴老歛衣似有白事曰負外甚好道王君驚曰

老人安得知莫有所解否對曰某曾留心知負外酷似好道然無所遇適來廳上數人大是凡流但眩惑負外希酒食而已王君異之其真罵之曰君身為朝客乃與穢夫交結遣人逐之裴老笑請去王君邀從容曰老人請後日相訪王君齋沐淨室裴老布袍曳杖而至有隱逸之風王君坐話茶酒更進裴老曰負外非真好道乃是愛藥術試鑪火可驗取一鐵合重二斤分為兩片致於火中須臾色赤裴老解布衫角藥兩丸小於麋栗撚碎於合上復以火燒之食頃裴老曰成矣今王君僕使壯者以火筋持之擲於地遂巡成金色如雞冠王君降禮再拜而謝之裴老曰此一兩敵常金三兩然負外亦不用留將施貧乏遂辭去曰從此亦無復來矣王君曰願至仙伯高第申起居容進否裴老曰可蘭陵西坊大菜園後相尋遂別王君乃易服往果見小門叩之有蒼頭出曰莫是王負外否遂引入堂宇甚新淨裴老道服相迎侍女十餘人皆有殊色茶酒果實甚珍服用輝煥迨晚王君

告去裴老送出門旬日再去其第已為他所  
質裴老亦不知所在

崔生

進士崔生常遊青山解鞍放驢無僕御驢逸  
而走馳之不能及約行十里至一洞口時已  
曠黑驢即奔入崔生悚懼不敢前進力固疲  
矣遂寢巖下至曉洞中微明乃入十餘里望  
見巖窟間有金城絳闕而被甲執兵者守衛  
之崔生知是仙境乃告曰某塵俗之士願謁  
仙翁守吏趨報項之召入見一人居殿服羽  
衣身可文餘侍女數百與崔生趨拜使坐與  
語忻然留宿酒味珍香異果羅列謂崔生曰  
此非人世府也驢追益走者余之奉邀也蓋  
一女子願事於君此亦冥數前定耳生再拜  
謝遂以女妻之數日令左右取青合中藥兩  
丸與生服之但覺臍膈清瑩摩體若蟬蛻瑩  
然嬰兒之貌每朔望與崔生乘鶴而上朝紫  
宮月餘崔生曰某血屬在人間請歸一決非  
有所應也仙公戒之曰崔郎不得淹留遂與  
符一通急有患禍此可隱形慎不可遊宮禁

臨別又與一符曰甚急即開乃命取一驢付  
之崔生到京都試往人家皆不見因入內會  
劍南進太真錦繡乃竊其珍者上曰計無賊  
至此必為妖取之遂令羅公遠作法以朱字  
照之寢殿戶後果得崔生崔生具寫本末上  
不信令笞死崔生乃出仙翁臨行之符照公  
遠與持執者當時絕倒良久方起啓上曰此  
人已居上界不可殺也縱殺之臣等即受禍  
亦非國之福上乃赦之猶疑其事不實遣數  
百人具兵服兼術士送至洞口復見金城絳  
闕仙翁御殿侍從森然呼曰崔郎不取吾  
語幾至顛毀崔生拜訖遂昇洞門所送者欲  
隨之仙翁以杖畫地成川闊數丈崔生妻擲  
一領巾化為五色絳橋令崔生踏過橋隨步  
即滅既至洞口崔生謂送人曰事只如此可  
以歸須臾雲霧四合咫尺不見唯聞鶯鷓蕭  
籟之聲遙望雲山而去上方知其神仙也

黃尊師

茅山黃尊師法錄甚高嘗於山前修觀起天  
尊殿置講求資日有數千人時講眾初念忽

有一人排門大呼貌甚危黑言詞鄙陋腰押  
驢鞭如隨商客者罵道士奴時正熱誘眾何  
事自不向深山學修道業何敢妄語黃師不  
測之即輟講進詞謝之眾人悉畏不敢抵忤  
良久詞色稍和曰如是聚集豈不是要修堂  
殿耶都用幾錢尊師曰要五千貫其人曰可  
盡罄破鐵釜及雜鐵來黃師疑是異人遂遠  
令於觀內諸處收拾約得鐵八百斤其人乃  
掘地為鑪以火銷之探懷中取一胡盧寫出  
兩丸藥以物攪之少頃去火已成銀曰此合  
錢萬貫若修觀計用有餘請施貧乏如所獲  
無多且罷之黃師與徒眾皆敬謝問其所欲  
笑出門去不知所之後十餘年黃師奉詔入  
京忽於市街西見押驢鞭者肩絆小襖子隨  
騎驢老人行全無茅山氣色黃欲趨揖乃撥  
手指乘驢者復連叩頭黃但搖禮而已老人  
髮畫白視之如十四五女子也

盧杞

盧相名杞少時甚貧與帝姬麻婆者於東都  
廢宅稅舍以居麻婆亦孑然盧公常以疾卧

月餘麻婆憫之常來為作粥食盧病愈多謝之後累日向晚自外歸見金犢車子之麻婆戶外盧且驚異密候之見一女子年十四五真神仙人明日潛訪麻婆曰郎君莫更作婚姻否如是則為請求之盧曰其貧賤安敢輕有此意麻婆亦何妨既夜麻婆曰事諧矣請郎君清齋三日會於城東廢觀既至見古樹荒草久無人居遂巡雷電震曜風雨暴至化為樓臺金鑪玉帳景物華麗俄有輜輶降空即所見女子也與盧相見曰某奉上帝命遣人間自求匹偶郎君有仙相故遣麻婆傳意旨更七日清齋當再奉見女子呼麻婆付藥兩丸須臾雷電黑雲女子忽失所在古樹荒草蒼然如舊麻婆與盧遂歸又清齋七日鏤地種藥適已蔓生未移刻二胡蘆生於蔓上漸大如兩斛甕許麻婆以刀剗其中及七日之期與盧公各處其一仍令盧公具油衣三領風雲忽起騰上碧霄耳中雅聞波濤之聲迤邐東去又謂盧公曰莫寒否令著油衣如冰雪中行復令著至三重即甚溫暖謂麻婆

曰此去洛陽多少婆曰已八萬里良久胡蘆止息遂見樓臺皆以水晶為墻垣被甲仗者數人麻婆引盧公入見女子居殿侍從女數百人命盧公坐具酒饌麻婆屏息立於諸衛之下女子謂盧公曰郎君合得三事取一事可者言之若欲長留此宮壽與天畢次為地仙常居人間時得至此下為中國宰相如何盧生曰在此實為上願女子喜曰此水晶宮也某為太陰夫人仙格已高郎君便當白日昇天須執志堅一不得改移以致相累也仍須啓上帝乃索青絨為宮素常庭拜奏少頃聞東北喧然聲云帝使至太陰夫人與諸仙趨降俄有幢節香幡引朱衣少年立於階下朱衣宣帝命公得太陰夫人狀云盧杞欲住水晶宮如何盧公無言夫人但疾應又無言夫人及左右大懼馳入取絞綃五疋以賂使者欲其稽緩食頃間又問盧杞欲求水晶宮住否欲地仙否欲人間宰相否盧公大呼曰欲得人間宰相朱衣趨去太陰夫人失色今麻婆連領一遂入胡蘆依前聞風雨之聲

至地遂到舊居廬榻儼然時已中夜胡蘆與麻婆俱不見矣杞後果為相

盧李二生

昔有盧李二生隱居太白山讀書兼習吐納導引一旦李生告歸曰某不能甘於寒苦且浪跡江湖決別而去後李生為橋子園吏隱欺折官錢數千貫羈縻不得他去貧悴日甚偶過揚州阿師橋逢見一人草履麻衣視之乃盧生也昔號二舅李生與之語哀其衣弊盧生大罵曰我貧賤何耻公不外物投身凡冗之所又有積負且櫻因拘尚何面目以相見乎李生原謝二舅笑曰居所不遠翌日馳馬奉迎至旦果有一僕御駿足而來云二舅邀郎君既去馬疾如風出城之南行數十里路側有朱門斜開二舅出星冠霞帔容貌光澤侍女數十人與橋下儂質全別邀李生中堂宴饌名花異木疑在仙府又累出藥品悉皆珍奇既夕引李生坐北亭置酒曰適命得佐酒者頗善瑩儀頻更紅燭引一女子至容貌極麗新聲甚嘉李生視筵後上有朱書十

宇云天際識歸舟雲間辨江樹罷酒二舅曰  
莫願作婚姻否此人名家質貌兼美李生曰  
甚安敢及此二舅許為成之又曰公所負官  
錢幾何曰二十貫乃與一柱杖曰將此於波  
斯店內取錢可從此學道無自礙身陷盜也

迨晚僕人復御前馬至二舅令李生去送出  
門泊歸頗疑訝為神仙矣即以柱杖詣波斯  
店其輩見杖曰何以得之依語付錢遂得免  
繫而去既驚且異乃再往盧二舅所居將謝  
之即荒草原地而已悵望而歸其年往汴州  
行軍陸長源以女嫁之既見頗類盧二舅此  
亭見者復解筭篋仍有朱字視之果見天際  
之句也李生具說揚州城南盧二舅亭中筵  
宴之事女曰某少年兄弟戲書之句嘗夢見  
云仙官追如公所言也李生嘆訝之甚後竟  
不能得遇

### 李石

唐相李石未達時頗好道嘗遊嵩山荒草中  
聞有人呻吟聲視之乃病鶴鶴乃人語曰某  
已為仙厄運所鍾為樵者見傷一足將折須

得人血數合方能愈也君有仙骨故以相託  
李公解衣即欲刺血鶴曰世間人少公且非  
純人乃拔一眼睫曰持往東都但映照之即  
知矣李公中路自視乃馬首也至洛陽所遇  
頗眾悉非全人或犬彘驢馬首偶於橋上見

一老翁騎驢以睫照之乃人也李公敬揖具  
言病鶴之事老翁忻然下驢宣臂刺血李公  
以小瓶盛之持往鶴所濡其傷處裂衣封裹  
鶴謝曰公即為明皇時宰相後當輕舉相見  
非違慎勿墮志李公拜之鶴冲天而去

### 李生簿

近有選人李生簿者新婚東出關過華嚴廟  
將妻入謁金天王妻拜未終氣絕而倒唯心  
上微暖昇歸客即馳馬詣華陰縣求醫術之  
人縣宰曰葉仙師善術奉詔投龍迴去此一  
驛公可疾往迎之李公單騎馳去約十五餘  
里遇之李公下馬伏地流涕敬拜具言其事  
仙師曰何等妖魅乃敢及此遂與李公先行  
謂從者曰鞍馱速驅來持朱鉢及筆至舍已  
聞哭聲仙師入見曰事急矣且將墨筆及絃

來遂書一符焚香以水噴之符北飛走聲如  
飄風良久無應仙師怒又書一符其聲如雷  
頃之亦無驗少時鞍馱到取朱筆令李公左  
右畫少許薄粥以候其起乃以朱書一符噴  
水叱咤之聲如霹靂須臾口鼻有氣眼開良

久能言問其狀曰某初拜時金天王曰好夫  
人第二拜云留取遠左右扶歸院適已三日  
親賓大集聞敲門門者走報王曰何不速却  
乃第一符也遂巡門外聞甚門者數人細言  
於王王曰且發遣是第二符也俄有赤龍飛  
入王批喉纔能出聲曰放去某遂有人送出  
第三符也李公登囊以謝之是知靈廟女子  
不得入也

### 盧常師

秘書少監盧常師進士擢第性活淡不樂軒  
冕世利義然無留意因棄官之東洛謂所親  
曰某與浙西魚尚書故舊旬日當謁去又曰  
某前身是僧坐禪處猶在會稽亦擬自訪道  
跡家人亦怪其將遠行而不備舟楫不旬日  
而卒

裴令公

裴令公少時有術士云命屬北斗廉貞星將軍宜每以清酒名果敬祭當得冥助也裴公自此未嘗懈怠及為相機務繁迫乃遺始志心或不足未始言於人諸子亦不知在京有道者來宿于裴公第中夜謂曰相公昔年尊奉天神何故中道而止崇護不已亦有感於相公裴公心知其廉貞不知靈應後為太原節度使家人添疾召女巫視之有彈胡琴巫顛而倒之良久蹶然而起曰請見相公廉貞將軍遣某傳語何大無情都不相知也將軍怒甚相公何不敬謝之裴公大驚女巫曰嘗擇良日齋潔於靜院焚香設酒果將軍亦欲示見於相公別日裴公沐浴具朝服立於階前東南奠酒拜見神披金甲持朱戈身長三丈餘南嚮而立裴公驚悚流汗俯伏於地不敢動少頃即不見問左右皆曰無之自是裴公尊奉有踰厥初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三上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三下

崇四

傳續仙

本朝聖帝皇帝真仙聖德昭著靈應無窮

續仙傳序

古今神仙舉世知之然飛騰隱化俗難可親先賢有言曰人間得仙之人且千不聞其一況史書不載神仙之事故多不傳於世詳其史意以君臣父子理亂忠孝之道激勵終古也若敦尚虛無自然之迹則人無所拘制矣史記言三神山在海中仙人居金銀宮闕不死之藥生其上人有欲往者則風引舟而去終莫能到斯亦激勵拘制之意也大哉神仙之事靈異罕測述云初之修也守一鍊氣拘謹法度孜孜辛勤恐失於纖微及其成也千變萬化混跡人間或蔽山林或遊城市其飛昇者多往海上諸山積功已高便為仙官卑者猶為仙民何者十洲間動有仙家數十萬耕植芝田課計頃畝如種稻焉是有仙官分理仙民及人間仙凡也其隱化者如蟬蛻留皮換骨鍊氣養形質於巖洞然後飛昇成於

真仙信非虛矣汾生而慕道常規積習及長遊歷宦途周遊寰宇凡接高尚所說或覽傳記兼復聞見皆銘於心而書於牘又以國史不書事散於野矧當中和兵火之後墳籍猶闕詎有素筆記而述作者處世斯久人漸稀傳惜哉他時寂無遺聲今故編錄其事分為三卷冀資好事君子學道之人諱柄用顯真仙者哉朝請即前行溧水縣令兼監察御史賜緋魚袋沈汾撰

玄真子

玄真子姓張名志和會稽山陰人也博學能文進士擢第善畫飲酒三斗不醉守真養氣卧雪不寒入水不濡天下山水皆所遊覽魯公顏真卿與之友善真卿為湖州刺史與門客會飲乃唱和為漁父詞其首唱即志和之詞曰西塞山邊白鳥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真卿與陸鴻漸徐士衡李成矩共唱和二十五首遞相誇賞而志和命丹青寫景來詞須臾成五本花木禽魚山水景像奇絕蹤跡今古無倫